

紅樓夢程本系列

程乙本
桐花鳳閣批校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紅樓夢

第 5 冊

清曹雪芹著

陳其泰批校

之曰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統緒之時。既
醫肥之目。昔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
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
紅樓夢 第一回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假事寫出。此開卷第一回也。

ISBN 7-5013-1843-3/I·168

定價：1280.00圓(全五冊)



〔清〕曹雪芹 著
陳其泰 批校
紅樓夢程本系列

程乙本

紅

樓

夢

桐花鳳閣批校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5 冊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紅樓夢：程乙本，桐花鳳閣批校本 / (清) 曹雪芹著；
陳其泰批校.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12

ISBN 7-5013-1843-3

I. 紅… II. ①曹…②陳… III. 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I2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73489 號

ISBN 7-5013-1843-3



9 787501 318438 >

書名 紅樓夢 (程乙本) ——桐花鳳閣批校本
著者 (清) 曹雪芹著 陳其泰批校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發行 (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258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

書號 ISBN 7-5013-1843-3/I·168

定價 1280 圓 (全五冊)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扶住，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畧瞧了一瞧，便走開了。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便說快去，叫明二位太太，於是豐兒將鳳姐吐血，不能照應的話，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裡，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說叫他

真病難
省不生
印

到此時方
不派李執
尤氏帶病
說不圖
實叙置身
事外文字
情理

歇著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自然這晚親友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開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開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了一場。要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及至辭靈的時候。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只不見鴛鴦。衆人因爲忙亂。却也不曾檢點。到琥珀等一千人哭奠之時。纔要找鴛鴦。又恐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

只派芸兒一人不合
情理況芸兒久已疎遠不得進府何時又得任用亦須補敘數筆不在此求矣如實來處派重任論正理應留費榮雲壽二人

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折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聽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攬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太太的

希家方為
鄭重
崇府志
有親支可
所即
秦氏自儘
此安方明

這樣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于爭，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偕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一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

回
便

是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鉸的一縷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腳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

點傳。

此教這却
是心青李
后但不在
出諸可即

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為第一情人。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我該懸梁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痴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凡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

可憐了
日三未
四字一合

情正是水與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若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便在賈母的那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又找到套間裡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半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夾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偕們一塊兒進去

鴛鴦生半。
其甚多取。

熊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燭花。珍珠說。誰把腳凳擡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啜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脚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著說道。你要哭就哭。別驚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

以此一死實
非他人所能
及。以了死
所四字。實
以諦焉。

愛下極母。
針線極個。

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王大哭了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底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

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進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

鴛鴦六案
夫朴

邢夫人怨恨
未及通兒
以思

嚎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輩的都該行個禮兒。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就是了。別折受的他不得。起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著這話。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偕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偕們盡孝。偕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偕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

此一病人
小姑振
家何素
以佳少
反埋
家之人
西女
盜
男尤氏
母上
同上夜

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柵。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交二更。三門掩上。男人就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

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環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嘆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不下來撈本兒了嗎？」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太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明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